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要找到现实的理由，即必然性。回顾波澜壮阔的近现代革命史，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这其中有偶然、更有必然。本专栏将以此为目标，试图找寻这样的必然性。

人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因而有人说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生物。远古的人类因为利益的分配，最早出现了剥削的现象。从各陪葬现象来说，人不仅在生时要享受自己的地位，死后也要接续殁前的生活。随着远古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得到提升，因而产生了政治的雏形。所谓政治，乃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投机者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就会想方设法地参与到政治中来。然而一旦统治者信用下降，这样的权威就会遭到挑战。但是统治者自然不会接受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角色，于是便产生了革命。然而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农民运动和事变最终以新王朝的建立告终，本质上并没有触动统治形式的根基，这与统治者一以贯之鼓吹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古代中国统治者的权威。

统治者树立权威的一大方式是修史，修史是证明政权合理性的特殊手段。中国古代鼓吹君权神授，因而后朝要修前朝的史，以证明自己继承大统，乃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史官终究是人，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多的是统治者的意图，因而历史是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清修《明史》，虽然史可法抗清多年，但清廷仍追谥“忠正”。而吴三桂叛乱，清廷灭之以奸臣，不可不谓是利益作祟。个中原因，这里不再展开。

对人生的理解乃是对历史的理解的前提。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和他发生关系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说：“我们并不能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这里所指的“某种程度”就来自于一个人周围一切人或多或少的影响。因而人就是人的社会，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如此，要评价一个人，就不能把他与他生活的环境割裂开来。因为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如马克思所言，很可能就要受到周围人、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称之为人眼界的局限性。历史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发展而来的。我们如今审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也就必须要放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否则将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